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十二届会议

2013年5月20日至31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8

常设论坛今后的工作，包括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

关于北欧国家土著青年参与决策进程权利的研究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常设论坛第十一届会议任命论坛成员 Eva Biaudet 女士编写北欧国家青年土著青年参与决策进程权利研究报告，并提交论坛第十二届会议。谨此向论坛转递所要求的研究报告。

* E/C.19/2013/1。



关于北欧国家土著青年参与决策进程权利的研究报告¹

一. 引言

1. 本研究报告涉及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萨米青年，以及格陵兰因努伊特(格陵兰)青年。鉴于居住在丹麦的格陵兰人为数众多，² 本研究报告考虑了居住在丹麦的格陵兰青年及其对自身相关问题的意见。

2. 本研究报告审查了三个主要的萨米人政治机构(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萨米人议会)和格陵兰议会，审查了以上机构在何种程度上允许青年参与决策进程。报告还审查了年轻的土著活动者在何种程度上觉得他们成功影响并确定了政治议程，以及土著青年对议会有何期待。

3. 本研究报告认为，议会树立了青年参与的良好榜样，但也强调了希望参与决策进程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展望未来的工作，作者向这四个议会提出关于如何更好地使年轻人这一重要领域的结论和建议。

4. 本研究报告借鉴了萨米人议会和格陵兰议会提交的答复，与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成员的交流、与格陵兰首府努克和哥本哈根的格陵兰青年的现场访谈。丹麦、芬兰、格陵兰、挪威和瑞典的土著青年填写了问卷。截至2012年11月，262名萨米青年和格陵兰青年填写了问卷，他们的答案、评论和建议成为该研究报告的一个重要部分。³

二. 保障青年参与决策权的相关规范框架

5. 参与权是一项人权，对行使许多其他权利至关重要，它以个人应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进程的理念为基础。人人都应该能够参与社会，维护自身利益，帮助建立可满足自身利益和愿望的社会。⁴

¹ 作者谨此感谢 Tove Holmström 为本报告所做的贡献，还要感谢 Sagka Marie Danielsen、Åike Niilas Peder Selfors、Josefina Skerk 和 Inka Nuorgam 所提供的协助。另要热诚地感谢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青年委员会的成员和问卷答卷者，感谢他们抽出时间分享关注、经历和优先考量。

² 丹麦议会的北大西洋组别编制的情况报道指出，2007年生活在丹麦的格陵兰人估计有18 563人。

³ 芬兰：63位答卷者(女性答卷者占71.4%，男性答卷者占27.0%)；瑞典：23位答卷者(女性答卷者占69.6%，男性答卷者占30.4%)；挪威：55位答卷者(女性答卷者占61.8%，男性答卷者占38.2%)；格陵兰：27位答卷者(女性答卷者占65.4%，男性答卷者占34.6%)；丹麦：94位答卷者(女性答卷者占68.1%，男性答卷者占31.9%)。

⁴ 冰岛人权中心/参与社会的权利(<http://www.humanrights.is/the-human-rights-project/humanrights-casesandmaterials/humanrightsconceptsideasandfora/substantivehumanrights/therighttoparticipatein society/>)。

6. 青年人表达意见并得到认真对待的权利是《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⁵ 表达意见的权利扩展到影响青年人生活的所有行动和决定——学校、地方社区、政治机构和国家政治一级。儿童权利委员会促进对影响青年的事项作出宽泛的解读，指出“对影响儿童个人和儿童群体的事项的宽泛解读，有助于使儿童融入其团体和组织的社会进程”。⁶

7. 根据《公约》，参与⁷的概念强调，让青年参与不应仅仅是这么一种孤立的行动，而且还应是青年人和成年人就与青年生活相关的背景下的政治、方案和措施的制订问题持续进行交流的起点。⁶ 《公约》第 12 条必须得到一贯并持续的适用。实现参与权涉及与青年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或人权机构促成的联系。⁸

8. 儿童权利委员会注意到，在世界大部分社会中，行使青年就影响到自身的广泛议题表达意见的权利和考虑这些意见的情况，仍面临长期做法和态度的阻碍，面临政治和经济的障碍。⁶

9. 的确，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参与方针要求在对待青年方面相当大地改变文化态度。看样子在倾听儿童和青年的意见相对来说没有难度，但对他们的意见给予应有的考虑就需要真正的改变。⁸ 《公约》第 12 条要求政府、政治机构、民间团体组织倾听青年人的意见，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认识到他们的经历和关注的价值。

10.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没有关于青年及其参与权的具体规定，但第 21 条第 1 款和第 22 条第 2 款确认土著青年在许多领域的弱势地位。《宣言》多处提到参与，包括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自决，而这些内容适用于土著青年，尽管条款中没有具体这样说。1995 年大会通过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也强调青年参与的重要性，把青年充分和有效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作为其优先领域之一。

⁵ 《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规定，儿童有权参与在与自身相关问题上的决策。儿童权利委员会把第 12 条确定为《公约》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公约》不仅确定了这项权利，而且在解释和行使所有其他权利时必须加以考虑。

⁶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2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关于儿童表达意见的权利(CRC/C/GC/12, 第 27 段)。

⁷ 尽管术语参与本身没有出现在儿童权利委员会文件第 12 条中，近年来第 12 条所载权利在实践中，“参与”的概念在实践中应用很广泛。

⁸ 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第 4 条、第 42 条和第 44 条第 6 款)的一般措施的第 5 号一般性意见(2003 年)(CRC/GC/2003/5, 第 12 段)。

三. 四个机制的调查

A. 芬兰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

11. 2011年，芬兰萨米人议会设立青年理事会，享有与议会的其他委员会同等的地位。青年理事会的成员由议会大会每两年任命一次。青年理事会由五名18至25岁的成员组成。大会还选举五位常设专家(选举时为15至17岁)作为青年理事会的顾问，任期两年。芬兰萨米人议会聘用一名全职的青年秘书，由其负责处理青年关注的事务，并担任青年理事会的秘书。

12. 青年理事会制定有关萨米青年的提案、倡议和声明；促进萨米青年使用其语言和文化的权利，并促进国内和国际萨米青年的合作；传播有关萨米青年及其权利的信息。青年理事会可提名一名成员在萨米人议会大会和议会理事会上发言，这样使青年参与萨米人议会最高一级的决策。青年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十分活跃，就广泛议题发表了声明和观点。年轻的萨米人已多次受芬兰萨米人议会委任，出席国际会议。⁹

13. 芬兰萨米人议会确认，有关萨米青年的优先事项包括：改善萨米人的传统生活条件；保护传统知识；加强生活在萨米家园之外的萨米人的权利。¹⁰ 年轻的萨米人对芬兰对萨米人的负面态度和反萨米人情绪升温非常关切。总的来说，在青年理事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高于男性。

14. 青年理事会报告说，在与青年直接相关的事项上、尤其是有关语言和文化的事项上，向它们征求意见。然而，青年理事会的成员指出，议会应就一切事项(不仅是据认为与青年直接相关的事项)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萨米人议会现在做出的决定会在未来影响萨米青年。¹¹

15. 大多数青年理事会成员认为，现行制度很好，他们的意见能被听取，而且他们能影响对他们有重大意义的事务。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议会议员对青年理事会成员的意见真的感兴趣。在大会和萨米人议会理事会的会议上有权参与和发言，产生了极大的自豪感，青年理事会成员代表萨米人议会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也同样如此。另一方面，理事会的成员担心，一般萨米大众并不知道理事会及其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点，建议在萨米家园内外的学校传播更多有关青年理事会的信息。理事会成员还要求获得更多资金，因为财政限制意味着许多提议项目和倡议不能

⁹ 2012年，青年理事会代表芬兰萨米人议会在挪威希尔克内斯参加了巴伦支土著人民大会，还参加了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会议。

¹⁰ 根据芬兰萨米人议会，2011年73.5%的18岁以下的萨米儿童和青年生活在萨米家园之外。生活在家园之外的萨米青年很多都面临着以萨米语提供教育和服务及进行交流的挑战。

¹¹ 芬兰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成员提交的答复摘录。所有五个国家的调查答复都表示希望对与青年相关的事项作出宽泛的解读。

实现。青年理事会成员希望萨米人议会优先并重点考虑生活在萨米家园之外的萨米人的生活条件。

16. 青年理事会成员在答复中确认了萨米人议会的观察：通常情况下，男性参加青年政治的程度低于女性。¹² 男性参与程度较低有各种原因，包括传统的谋生做法(例如驯鹿放牧)，占用萨米男青年的时间多于萨米女青年。青年男性的强制兵役有时持续一整年，这也意味着男性在年轻时有较少时间参与政治。

B. 瑞典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

17. 同芬兰萨米人议会一样，瑞典萨米人议会也有一个青年理事会。该理事会由萨米人议会任命的五名成员(年龄在 14 至 30 岁之间)组成，任期两年。青年理事会是议会理事会和各委员会的咨询机构，旨在加强萨米青年在萨米人议会中的影响力，鼓励萨米青年参政，并登记投票。青年理事会同时安排一年一度的萨米青年大会。

18. 瑞典萨米人议会报告说，青年理事会的意见不是由决策机构直接听取的。鉴于萨米人议会有 31 名成员和 8 个选举产生的决策机构(共计 45 位成员)，青年理事会的五名成员不可能积极参与这些机构中的每一个机构的活动。需要青年理事会自己决定在瑞典萨米人议会的政治环境中如何行事。

19. 与芬兰萨米人议会不同的是，瑞典萨米人议会没有设立青年部长，议会行政部门里没有人专门处理青年问题。议会报告说，¹³ 青年男女参加的政治活动似乎不相上下，至少从参加投票的人数中可以看出，青年男性选民和青年女性选民比例相同。¹⁴

20. 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成员报告说，他们对青年理事会系统表示满意，对萨米人议会中各政党愿意将青年纳入选举人名单表示欣慰。然而，据报告称，青年理事会的发展不完全，政治上得不到足够经费。由于财政拮据，青年理事会无法执行其行动计划(2007 年得到萨米人议会批准)。还有人认为，由于青年理事会很少得到邀请去参加议会的重要会议，而且经常不请该理事会就议会正在审议的政治文件和动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更积极的方面来看，青年理事会成员报告说，他们对受邀参加萨米人议会与国家权力部门及部委之间的会议感到欣慰。

¹² 2011 年选举后，芬兰萨米人议会由 14 名男性和 7 名女性组成。女性在青年理事会比例很高，但目前萨米人议会中并非如此。这些数据表明，年轻女性似乎更易于积极参与政治，但女性婚后或育有子女后，这种自由和影响会降低。

¹³ 议会报告说，2009 年瑞典萨米人议会选举时，大约 10% 的选民在 25 岁以下。

¹⁴ 2009 年选举后，在 31 名瑞典萨米人议会成员中，有 15 名为女性。而 2008 年，男性与女性分别为 21 人和 10 人。

21. 从青年理事会成员那里得到的一般印象是，萨米青年对政治感兴趣，但萨米人议会却难以接触。有人建议在萨米青年中传播更多关于议会的可利用的信息，议会应接触更多的青年，比如让他们参加关于萨米人议会的工作、政治进程和当下议题的研讨会。青年理事会成员愿意有机会为萨米青年举办课程，讲解如何更踊跃地参政。

22. 考虑到男女青年的参加，青年理事会成员报告说，他们的印象是现在更难以让男青年积极参政，但男青年接受高级职位的比率比女青年高。对萨米人的种族歧视，萨米人的自决，萨普米地区¹⁵土地和用水权以及在那里开展活动的采掘业，这些都是瑞典萨米青年的担忧，也是瑞典、芬兰、挪威的萨米青年共同的担忧。

C. 挪威萨米人议会：青年委员会

23. 2003年，挪威萨米人议会设立了常设青年人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加强萨米青年对萨米人议会通过的政策的影响。委员会成员每两年由议会执行理事会任命，任命基于萨米人议会政党和各萨米青年组织的提名。青年的提名和选举力求尽可能照顾到地域和与年龄相关的平衡，并注重两性平等。挪威萨米人议会通过青年委员会，与全国各地的萨米青年组织保持联系。

24. 挪威萨米人议会报告说，没有关于让青年委员会参与议会所有决策过程的正式指导方针，但就议会正在考虑的议题，会经常征询该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他们的观点。挪威萨米人议会处理国际问题时，也会考虑萨米青年的观点。¹⁶青年委员会成员可以自由关注他们认为相关的议题，并可以提出与萨米人议会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希望或要求。

25. 议会报告说，通过参加萨米人议会选举，萨米青年还可影响萨米人议会的政策和工作。青年委员会正积极工作，鼓励更多的青年人登记，进行投票，提高青年人在萨米人议会选举中的投票率。根据萨米人议会的统计，萨米男青年没有萨米女青年的政治参与度高。一个主要的挑战是让萨米男青年在萨米人议会中作为候选人参选。¹⁷议会出台了《2009至2013年机会均等行动计划》，鼓励更多的萨米男青年参政。当问及他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对什么问题发挥影响时，青年委员会成员回答说，虽然他们可以在大多数议题上发挥影响力，但征询他们

¹⁵ 萨普米地区是指萨米人传统聚居地。萨普米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三国北部地区以及俄罗斯联邦科拉半岛。

¹⁶ 比如，世界土著人民大会的全球土著人民筹备大会将于2013年在挪威阿尔塔举行，在会议准备阶段，青年委员会和其他萨米人青年组织，均参加了泛萨米人大会，并就萨米青年的境况发了言。

¹⁷ 挪威萨米人议会获选议员的性别比率为19名妇女对20名男子。在2009年的最近一次选举后，萨米人议会中女性平均年龄为39岁，而男性平均年龄为52岁。

的意见最多的，还是关于语言和教育的内容。最近，对萨米人的种族歧视以及对萨米儿童的歧视也是委员会成员常被要求进行评论的议题。

26. 当提到萨米青年投票率低的问题时，青年委员会强调指出，许多萨米青年早年就离开了萨米中心地带，萨米人议会的竞选活动不能深入到生活在中心地带以外的城镇里的萨米青年。青年委员会建议议会将投票年龄降低至 16 岁（现行法定投票年龄为 18 岁），鼓动更多的青年投票。¹⁸

27. 青年委员会成员对近期反萨米人情绪升温表示关切，这种情绪特别在媒体中更显而易见。许多积极公开提出萨米人关切问题的萨米青年往往在维护萨米人的利益和文化时被迫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因此，许多萨米青年避免活跃政坛，不愿参与公开辩论。让大众明白并意识到许多萨米人面临的挑战，被视为困难的任务。

28. 当被问及萨米男女青年在参政方面是否有较大差别时，青年委员会报告说，萨米男孩和女孩拥有同样的关切和优先事项，但很少有萨米男青年作为候选人参加萨米人议会选举。挪威萨米人议会青年委员会借鉴芬兰萨米人议会的做法，要求在议会全会上拥有发言权，而目前议会的议程和议事规则都不允许拥有这一权利。

D. 格陵兰议会：青年议会

29. 格陵兰议会没有将青年纳入决策进程的正规机构。至于参与格陵兰议会的决策，青年有参加格陵兰政党青年组织活动的选择。各政党的发言人有时就青年问题发表公开谈话。此外，“青年议会”给了格陵兰青年学习民主进程、亲眼目睹议会办公的机会。截至 2009 年，每两年召开一届会议，共召开了四届青年议会，就广泛的话题开展了讨论。¹⁹ 下一届青年议会将于 2013 年举行，届时语言将成为注重的专题。

30. 青年议会提供机会，让 35 位参与者（基于他们的个人申请和在信中表达的兴趣选出）开会讨论一个指定的专题。参与者是来自格陵兰学校里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年龄为 14 至 15 岁）。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让参与者了解实践中的民主，而不是要让他们成为某一专题的专家。根据活动期间的讨论和发言，参与者起草并最终批准一份文件，并将之提交格陵兰议会议长和格陵兰政府总理。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格陵兰青年对政治不太感兴趣。²⁰ 女孩参政的兴趣比男孩大。²¹

¹⁸ 在萨米人议会登记投票的问题上，青年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选民名册上登记投票和在萨米人议会上选举投票的门槛都太高。对于一些人来说，在选民名册上登记是将他们自己视为萨米人的主动选择。

¹⁹ 青年议会历届专题：宪法（2003 年）；民主（2005 年）；法律和公正（2007 年）；全球化（2009 年）。

²⁰ 申请日期宣布一个月后，2013 年青年议会的申请人中，65%为女性，35%为男性。格陵兰议会报告说这些数字似乎证实了女孩参政比男孩活跃得多这一普遍印象。

31. 在丹麦，Avalak组织代表格陵兰青年学生，该组织约有 500 名成员，遍布丹麦。每年，该组织派出一名谈判人员前往格陵兰，拜会格陵兰议会及各政党成员，讨论有关在丹麦的格陵兰学生境况的问题。去格陵兰之前，该谈判人员会了解Avalak组织成员的关切问题、优先事项以及有关如何改善其生活境况的建议。²² 格陵兰议会没有保持和Avalak组织的持续交流，但该组织的代表报告说，他们可以很方便地和议会议员交流，并与国家教育委员会保持着很好的关系。Avalak组织被称赞为是一个积极活动的组织，特别是能将丹麦格陵兰青年学生的关切反映给格陵兰的政治行动者。

32. 青年议会在让格陵兰青年了解民主系统是如何运转的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是让格陵兰青年对政治更感兴趣并参政的好方法。对一些参与者来说，和青年议会的接触开启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方面，因为青年议会没有后续会议，而且不清楚格陵兰议会议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如果有的话)将青年议会制订的最后文件反映到决策过程中。青年议会可能会帮助青年学习民主进程和更积极地参政，但没有达到《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规定的参与度。²³ 许多格陵兰青年在答复中表示，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更长期的咨商机构，让青年可以就关于格陵兰儿童和青年问题的决策定期提出观点。

四. 萨米青年和格陵兰青年确定的关切事项和优先事项

33. 总体而言，芬兰、瑞典、挪威的萨米族答卷者提出的主要关切事项都在某种程度上与答卷者所在的各国对其实行的政策和法规有关。例如，芬兰和瑞典的萨米青年均对本国政府仍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关于土著和部落人民的第 169 号公约表示不满。而挪威萨普米地区的答卷人则未提及此事，因为挪威政府已经是这一公约的签署国。

34. 三国的萨米族答卷人均提到语言问题，尤其是萨米族人数较少的群体的语言更是岌岌可危，急需关注。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萨米青年也希望有更多的采用各种萨米语的教材、小说和电影。三国的萨米青年均提出针对萨米族的种族主义有所抬头和反萨米情绪的问题。三国的萨米族答卷者也都对国立学校课程中对萨米族历史和文化的讲授不足感到不满，并强调说，学校对萨米族人的陈规定型的介绍助长了普通民众对萨米人民的负面态度和敌意。瑞典的萨米青年和格陵兰、丹

²¹ 截至本报告编写时，格陵兰议会成员中仅三分之一为女性。这一数字不符合人们有关女性参政比男性活跃的印象，不过如格陵兰议会所示，女青年的确比男青年更倾向于参政。

²² Avalak 组织成员的优先事项包括，为在丹麦学习的格陵兰人提供经济支持、家在丹麦的格陵兰学生的境况和哥本哈根的生活条件。

²³ 事实上，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5 号一般性意见(2003 年)确认，像儿童议会这样的一次性常规活动“可以促进和增强普遍意识”，但“第 12 条却要求安排长期和持续的活动”(CRC/GC/2003/5, 第 12 段)。

麦的格陵兰青年都报告了高自杀率的问题。格陵兰青年和萨米青年也都希望能有更多的集会地点，并为青年举办更多的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和社区中举办。

A. 芬兰

35. 芬兰的萨米族青年优先考虑的问题包括：在萨米人居住区以外生活的萨米人的境况；缺少萨米语教材和书籍；语言振兴(包括芬兰境内使用三种萨米语)；传统生计的保护；内外部的歧视。很多答卷者都不明白为什么芬兰还未批准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答卷者表示，他们希望与瑞典、挪威和俄罗斯联邦的萨米青年加强合作，重点提到他们需要更多的集会地点和论坛，让萨米青年相聚一堂，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并分享自己的观点。一位答卷者指出，绝大多数萨米年轻人都对萨米族的问题和萨米族的政治生活很感兴趣，但却无法找到可以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很多年轻人也都觉得自己受到孤立。

36. 答卷者也对学校课程表示关切，很多人希望学校课程能有助于萨米文化和萨米语更有效地生存下去。有人建议，应扩大萨米自治范围，将教育政策纳入其中。在教育方面，芬兰学校课程极少涉及萨米族，²⁴ 而无论萨米青年还是芬兰青年都不了解萨米族历史，很多答卷者认为这一状况很令人沮丧。

37. 有人认为萨米议会“太过封闭”，而其政治圈也很狭窄。一位答卷者称：“我不会勇敢地坚持己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作出了错误的评论，发表了不当的意见，惹怒了那些资深决策者和身边的人……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得不按既定的思路去思考。有时候，我会害怕告诉别人我真实的想法。”很多答卷者指出，他们不知道议会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是做什么的，议会应该更加“亲民”，让年轻人知道议会每天都在做什么。会议员可以为年轻人举办会议，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工作。人们普遍认为，考虑到人们对萨米人议会的期待及其职责，芬兰萨米人议会的权限似乎太过狭窄，根本不足以影响国家决策。

B. 瑞典

38. 瑞典萨普米地区的萨米青年主要对土地权和水权、驯鹿畜牧业的未来、高自杀率以及瑞典未批准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等事项表示关切。瑞典的萨米青年也对国立学校的课程和教育对萨米族关注不足的现象表示关切。他们还希望可以与萨普米地区其他地方的萨米青年加强合作。

²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也曾强调过这一关切事项。该特别报告员在其 2011 年关于在挪威、瑞典和芬兰萨普米地区的萨米人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小学课程设置未能充分反映北欧国家人口组成的多样性(A/HRC/18/35/Add. 2, 第 71 段)。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和萨米人议会应进行合作，制订并实施能增进媒体和公众对萨米人了解的措施。尤其应该通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程设置提高人们的认识。”(同上，第 89 段)。

39. 考虑到使用人数相对较少的萨米语正面临消亡的危险，语言振兴的问题再次出现。有些答卷者报告说，瑞典学校为萨米儿童和青年提供的萨米语教学非常有限，这让他们感到难为情。为了保障萨米语的未来，答卷者建议瑞典萨米人议会为想要学习萨米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经济支持，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学习萨米语。

40. 驯鹿畜牧业被一些答卷者提出来进行讨论，很多人认为应重点关切驯鹿畜牧业的未来，并呼吁萨米人议会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萨米年轻人有机会从事驯鹿畜牧业。人们也很关切瑞典政府管制驯鹿畜牧业的政策。一位答卷者写到，“我要是瑞典萨米人议会议长的话，我会推动颁布一项从萨米人的角度订立的新的驯鹿畜牧业法”。

41. 然而，有的答卷者认为，萨米人议会太过重视驯鹿畜牧业的问题，而忽视了萨米族社区的多样性。就此，一位答卷者是这样解释的：“瑞典萨米人政界非常重视驯鹿畜牧业。驯鹿畜牧业是很重要，但我认为瑞典萨米人议会需要更多地为全体萨米人服务。”

42. 答卷者赞同青年理事会的主张，认为提供有关萨米人议会的更便于获得、更有吸引力的信息，将鼓励年轻人对政治更感兴趣，更积极主动地投身政治。青年理事会可以增加其在萨米青年中的知名度，也可以与瑞典国内和国外的其他组织加强合作。一些答卷者还建议，可以安排更多介绍如何参政的会议和课程。

C. 挪威

43. 挪威一侧的萨米青年主要关切和优先考虑的事项包括：保障萨米语的未来；²⁵ 向萨米族和非萨米族青年讲授萨米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需要；住在萨米中心地区之外的萨米青年；针对萨米人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与芬兰和瑞典的萨米青年一样，挪威的萨米青年也报告说萨米语言和传统需要加强，也应为振兴及保障所有萨米语的未来做出更大努力。很多答卷者的答复表明，萨米年轻人担心萨米语仅用于官僚机构的文件和文本，很多人希望人们能更关注萨米语作为生活和交流语言的重要性。据此，很多答卷者表示，他们希望能有更多萨米语配音的电影和高质量的萨米语电视节目，²⁶ 并把畅销书翻译成萨米语。一些答卷者认为，需要为萨米族当代艺术表现方式提供更多资金并增强其推广力度。

44. 与芬兰和瑞典的萨米青年一样，挪威的萨米青年呼吁挪威萨米人议会在挪威学校中教授与萨米族有关的内容。挪威公众对萨米族历史、文化和生活状况了解

²⁵ 很多答卷者认为，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萨米语学习机会，并增加用萨米语授课和萨米语教材的预算，来保障所有萨米语言的未来。还需要更多的萨米语教师，并为全国各地的青年和成人讲授这门语言。

²⁶ 一些答卷者表示，他们希望能有萨米语的迪斯尼电影和姆明电影，还说“电视应天天播放萨米语的萨米儿童节目”。

甚少，这让很多受访者非常沮丧。历史书应包括萨米族的立场和挪威化²⁷进程及其对萨米族的影响等棘手问题。与芬兰的瑞典的萨米青年一样，挪威的萨米青年也十分关切针对萨米人的歧视和骚扰，并希望萨米人议会的工作能更加侧重与歧视萨米人的现象作斗争。

45. 很多答卷者写道，萨米政治活动和萨米人议会的工作过于关注采掘业、渔业和驯鹿畜牧业。人们普遍建议萨米人议会对萨米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多加关注，办法是为青年组织提供更多资金，由其安排各种活动，让萨米青年参加。²⁸

46. 答卷者强调说，年轻人并非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积极参与政治，因而游离其外。萨米人议会和青年委员会可就萨米人议会和当前问题举办课程、培训、会议和讲习班，吸引萨米青年，使其对政治感兴趣。很多人建议议会应为学校班级和想要了解议会的年轻人提供教育参观活动，并从低年级开始就将政治相关课程引入教学。

D. 格陵兰和丹麦

47. 格陵兰青年关切的事项包括：格陵兰教育系统的水准较低；影响儿童和青年的社会问题；缺少娱乐活动设施；青年较少参与决策过程。格陵兰学校的状况和教育水准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设施残缺、书本落后、教师不合格被认为是导致很多格陵兰年轻人辍学的严重问题。²⁹

48. 格陵兰年轻人呼吁开设更多英语和丹麦语课程，尽管有些答卷者称他们希望少学些丹麦语。人们之所以需要流利使用外语，是因为格陵兰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分子，而格陵兰年轻人因此也十分渴望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交流。由于格陵兰语的教材数量很少，人们必须不断加强英语和丹麦语的熟练程度。

49. 鉴于大量格陵兰年轻人到丹麦学习，很多答卷者建议，应增加格陵兰的高等教育机会，让人们不用都去丹麦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答卷者希望能有舞蹈课、戏剧课、音乐课、环境研究课等课程。此外，应采取措施，让人们除丹麦外还能更为便捷地去其他北欧国家学习。

50. 大量儿童和青年受到格陵兰社会问题的影响，这很让人担忧。包括最年轻的答卷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一些社会问题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已至令人震惊的地步。有父母滥用药物问题的很多儿童对此表示关切。格陵兰年轻人还希望立

²⁷ 挪威化进程指挪威政府通过强迫萨米人不再使用萨米语并改变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身份认同来同化萨米人并使其成为挪威人的行为。挪威政府在较大范围长期实施这种行为。芬兰和瑞典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²⁸ 建议包括举办更多音乐会、戏剧表演、体育活动和讲习班，让年轻的萨米人相聚。一位答卷者报告说，如果有朝一日她能成为挪威萨米人议会议长，她将在凯于图凯努市组织萨米时装周。

²⁹ 格陵兰儿童问题发言人报告说，多达三分之一的格陵兰青年没能读完中学。

即采取行动，降低高自杀率，并要求为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提供干预方案和支助举措，以帮助他们重回正轨。

51. 青年缺少活动中心和开会的地方的问题被一再提到。很多城镇没有供青年使用的体育设施或开会的地方，住在小城镇和贫困城市里的年轻人得不到像住在首都努克的青年所拥有的机会，这些现象都让人们十分沮丧。很多人认为，缺少青少年中心和体育设施是导致青年出现吸毒和酗酒问题的因素之一，因为生活在较小社区中的年轻人感到自己除此以外无所事事。住在格陵兰和丹麦的格陵兰人强调，他们极其需要青少年中心、体育设施和其他能让格陵兰年轻人在家乡开会的场所。

52. 答卷者强调，格陵兰儿童和青年普遍对他们的基本权利不甚了解，³⁰ 需要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关于儿童和青年权利的信息，并让更多此类信息在格陵兰广为人知。对于青年及其参与决策过程一事，绝大多数答卷者称，他们希望能与政治人物和当局进行更有系统的接触，还需要一个与格陵兰议会一样活跃的青年理事会或青年议会。

53. 在回答格陵兰议会如何让青年更好地参与他们的工作和决策过程的问题时，格陵兰年轻人建议议会通过“脸书”、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网络论坛等更为现代的方式和年轻人交流。³¹ 另外，人们还建议成立一个更为活跃的青年议会，这个青年议会将访问全国的学校，让格陵兰年轻人了解它的存在。学校(小学和中学)应通过设立主题周、举行专题活动和学生选举活动、建立青年论坛和邀请政治人物访问等措施，更为积极地向格陵兰年轻人讲授民主和政治。

54. 在答复中，丹麦的格陵兰人还提出了机票票价过高的问题，无论是去格陵兰岛的机票还是在格陵兰岛内飞行的机票都太贵，因此，很多丹麦的格陵兰人都只能承担一年去一次格陵兰岛的路费。由于思念家乡又无法承担定期回家的开支，很多答卷者都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丹麦的学业。

五.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55. 芬兰、瑞典和挪威三国的萨米人议会通过青年理事会(芬兰和瑞典的萨米人议会)以及青年委员会(挪威的萨米人议会)，都让青年参与决策进程，在就事关青年的事项进行审议过程中征询他们的意见。理事会和委员会的地位及其所享有

³⁰ 2009 至 2010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在丹麦对北欧国家儿童参与权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北欧国家相比，格陵兰儿童对其权利的了解相对较少。在为本次研究收集的问卷的答复中，格陵兰年轻人强调说，格陵兰儿童和青年需要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不受暴力和虐待的权利。

³¹ 定于 2013 年举行的青年议会已经在使用社交网络和应用软件与年轻人交流，并以此方式吸引想要参与的年轻人加入其中。

的权利和义务的程度各议会不同。格陵兰议会没有将青年纳入决策的正规化构架，但安排了两年一次的青年议会。所有四个政治机构都报告说，青年男子似乎对政治和参与决策进程不太关心和(或)不太积极。芬兰和瑞典的萨米人议会的青年理事会以及挪威萨米人议会的青年委员会都报告说，总体而言，他们对现有机制感到满意，但如本研究报告所示，仍有改进的余地。

56. 从格陵兰来的答复显示，青年议会被视为让更多青年人对政治感兴趣的一种良好方法，但不应被视为将青年纳入格陵兰议会决策进程的一种良好机制。在研究中受访的绝大多数格陵兰青年都说，他们希望能更有系统地与政治人物和当局联系，因此需要一个像格陵兰议会一样活跃的青年理事会或青年议会。

57. 针对调查问卷，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萨米族答卷人都对萨米语的未来表示关切，尤其是萨米族人数较少的群体讲的语言受到严重威胁。所有这三个国家的萨米青年都提出了据认为的反萨米情绪普遍升高问题。萨米族答卷人不限国家，还对国立学校中讲授萨米历史和文化的不足感到沮丧，并强调在学校中以陈规定型的方式讲述萨米人促成了公众对萨米人的负面态度和敌视。格陵兰和丹麦的格陵兰族裔的答卷人对格陵兰教育系统水准偏低、影响到儿童和青年的社会问题较为严重以及在格陵兰较小的城镇和社区几乎完全缺乏青年中心表示关切。

B. 建议

萨米人议会

58. 瑞典和挪威的萨米人议会不妨考虑让其青年理事会和青年委员会成员有权在议会全会发言，而此前芬兰萨米人议会已经采用了这一做法。

59. 瑞典萨米人议会还可考虑采取措施，增加萨米青年对其活动的参与，办法是着手处理青年关切的问题，协助青年理事会开展工作。此外，议会还可与其青年理事会合作，寻找资源和方法来确保青年理事会行动计划(2007年获萨米人议会核准)得到执行。

60. 根据芬兰、瑞典和挪威萨米族答卷人的建议，所有三个萨米人议会不妨考虑安排活动，宣传议会的工作，例如为学校学生和对议会日常运作感兴趣的青年人安排教育参观活动，并予以大力宣传。

格陵兰议会

61. 为确保青年人的参与，格陵兰议会不妨考虑设立一个常设的咨商机制，让青年人向有关影响格陵兰儿童和青年的事项的决策进程提供投入。地域平衡(考虑到有大批格陵兰人居住在丹麦)、年龄平衡和性别均等的确立，可以成为这一构架的一部分。

62. 在格陵兰较小的城镇和社区，青年如能有提供娱乐活动的青年中心和娱乐活动中心可供使用，就会受益。

63. 而且如将青年人的意见反映在起草格陵兰第一部宪法的现行工作中，青年人也将受益。

64. 基于以前的研究以及与居住在格陵兰和丹麦的格陵兰青年的交流，建议采取政治行动，以确保让儿童和青年更多地了解如《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所列的权利。

芬兰、瑞典和挪威政府

65. 芬兰、瑞典和挪威三国政府有着与这三个国家绝大多数萨米族答卷人相同的关切，而且考虑到这三个国家反萨米人情绪升温，三国政府需要修订课程表，并确保他们掌握关于萨米人及其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充足的最新信息。

66. 根据以上所述，三国政府应组织公共活动，在公众中宣传萨米人文化的价值和丰富性。

萨米人议会青年理事会和青年委员会

67. 还可在萨普米较小的城镇举办会议、研讨会、讲习班和其他活动。

68. 考虑到所有四个政治机构均已表示青年男子对政治和参与决策进程不太关心和(或)不太积极，青年理事会和青年委员会可拟定战略，让萨米男青年参与其工作以及萨米人议会政治进程，并支持女青年在萨米人议会中像成年人一样在政治上参与决策。